

## 母被关押儿营救 德国各界伸援手

【明慧网】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马瑞梅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 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被中共警察绑架。马瑞梅的儿子丁乐斌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 目前在德国实习, 在德国法轮大法学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大力支持下, 丁乐斌全力开始营救母亲。包括媒体、政治家和人权组织在内的德国各界人士对马瑞梅伸出了援救之手。

拥有三十一家地方性报刊、一百一十多万读者的《莱茵河邮报》特地采访了丁乐斌, 报导了他的母亲马瑞梅因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非法关押与劳教的消息, 在德国民众和政府部门中引起强烈反响。

来自德国执政党 CDU 党派的国会议员和两位州议员, 通过《莱茵河邮报》的报道了解到马瑞梅女士的消息后, 非常关心她的安危, 分别致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方, 强烈要求他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

来自德国绿党的一位州议员在看过报道后, 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对马瑞梅女士的声援与营救活动, 并愿请该党派的国会议员一同参与营救, 致

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及中国驻德使馆,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她。

总部设于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组织 IGFM 一直积极关注马瑞梅女士遭受迫害的最新动向, 自二零一二年十月制作了营救征签表, 并在全德国范围内开展对她的声援与营救活动。

十二月底, 国际人权组织和德国法轮大法学会联名发起明信片营救活动, 印刷了上万张直接寄发给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的明信片, 并将通过各种渠道分发给德国民众, 请大家一同参与营救, 强烈要求劳教所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女士。

马瑞梅, 今年四十五岁, 家住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闫家庄村, 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第一年里就彻底摆脱了常年病痛的折磨, 能够下地干活, 夫妻关系从此和睦, 是街坊邻居处处夸赞的好儿媳、好妻子和好妈妈。像其他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一样, 她得到了真正的身心健康, 处处展现了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的美好。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 马瑞梅外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 遭人诬



图: 营救马瑞梅的明信片

告, 被当地派出所绑架, 非法劳教一年半, 于六月二十六日被秘密转押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二大队。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常年非法关押二、三百名法轮功学员, 警察用各种办法对她们进行洗脑迫害, 强迫在所谓的“转化书”上签字, 参加洗脑“转化班”, 逼迫参加洗脑“转化”考试, 而且遭到各种酷刑折磨。此外, 每天被强迫从事奴工, 组装生产渔轮(山东省威海光威渔具有限公司的, 产品出口世界七十多个国家), 每天被强制劳动十五到十八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的奴工折磨, 马瑞梅在短时间体内体重下降了八公斤。◇

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雨腥风的残暴”描绘成“和风细雨的关怀”, 为中共的暴力洗脑掩盖。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 彻底抹掉了媒体的公信力, 摧毁了许多媒体人的道德和良知, 堵死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回归之路。法轮功问题不解决, 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无从谈起。

民众有知情权, 这也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惨烈迫害的情况下, 坚持传播着事实真相, 无论是传单、电话、短信、传真, 都是在维护民众天赋的权利。尤其是中共最恐惧的真相电视插播, 更是争取还公器于民的大智大善之举。

传播真相, 世界才有希望。  
坚守良知, 人类才有未来。

(文/正善) ◇

## 从“南周”事件想到的

【明慧网】新年伊始, 一起大陆媒体人与中共官员的对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事件缘起于《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的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篡改, 引发“南周”采编人员的不满, 随即在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 并立即成为全国性的事件。众多媒体人迅速声援并称其为一场“重要的新闻战争”。

这起宣传部门钳制媒体的事件的曝光, 令人想起中共操控媒体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江泽民因一己之私操纵媒体挑起的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运动, 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力财力, 还将中国的新闻、法制以及中国人的道德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在媒体颠倒黑白的仇恨宣传中, 最邪恶荒谬的莫过于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将央视的自焚录像慢放, 可看出很多破绽, 如: 王进东浑身被烧黑, 但是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在高温烈焰中却不燃烧不变形; 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 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中头部, 倒地死亡; 小女孩刘思影, 气管切开手术后, 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违反医学常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然而, 一些没有良知的媒体人为了邀功请赏, 讨好主子, 除了继续将死亡、自杀的污水泼向法轮功, 还和当局唱起了双簧, 将洗脑班、劳教所、



## 肺癌晚期之际……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我肚子疼，大便不通，紧急到县医院，初诊为炎症造成肠梗塞，鼻孔插管排胃液，挂针，如此折磨一周，肠仍不通，怀疑是肿瘤。急转院到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又过去一周，还是不通，期间插管、二十四小时打点滴、一换针就疼痛难忍，几回死而复生。

一天晚上，梦到自己被两个陌生女人挟持带走，我问：“去哪里？”“去一好地方。”“还能回来吗？”“不能回来了。”这时，丈夫来叫我“不要去”，我就挣开她们回来了。

在肠道不通的情况下，医院强行进行肠镜检查，确诊是结肠癌，手术持续五小时，切除了一大段结肠，病理化验结果是一些癌细胞已转移，接下来是为期六周的全身化疗，化学药

物流蚀全身，难受程度难以言表！

丈夫一直陪伴着我。丈夫九十年代末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我对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共迫害后，我不明真相就开始反对他，他读书炼功有时只好避开我。这次他带着 Mp3 听大法录音，奇怪的是，我不反对他了，由他听。但当他要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我就顽固地不念，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太固执了！

化疗结束后，复查没事。二零一二年七月下旬再次复查，发现癌细胞已大面积转移到双肺，肿块大如拳头，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的机会。

医生建议留院化疗，但上次化疗时，与我要好的病友凡是转移或复发的，都化疗不了多久，医院就拒绝收治了，让他们回去等后事。

他们唯一能依赖的是医院，结果医院却无能为力，这是多么残酷！

丈夫问医生，继续化疗情况会怎样，医生暗示没有第二种结果。丈夫当时就把我带出医院，医生说很遗憾，针水都开（付了款）了，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我们先到旅馆住下，丈夫要我念“法轮大法好”，把 Mp3 塞到我耳朵里，我接受了，心里平静了下来。第二天，我们乘车回家，一路上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越听心里越平静，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涌动。

回到家，就忙上厕所，拉了很多很多脓血一样的东西，我正紧张，丈夫说“师父帮你清理身体了”，我感觉是这么回事。上次肠镜发现大肠息肉，所以这次肠镜切了息肉，这三天每餐只能喝一点汤，肚子空空的，怎么排了那么多东西？

此后，我就与丈夫一起读书炼功。婆婆担忧我身体，捡了一大堆中药煲给我喝，一喝就泻肚子，后来竟将药煲糊了，药罐裂开了。要重新买药罐时，发现余下的一大包药被老鼠咬坏了！这才悟到修炼人身体已没病了，不用吃药了。

我与丈夫一起读书炼功，身体发生了巨变。现在上楼梯，丈夫还撵不过我。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文／广东大法弟子）◇

一九八七年冬季的一天下班后，我在本厂的洗澡堂捡到一枚金戒指，但没有还给失主，直接就揣回家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大法在我县洪传，我有幸得法。学《转法轮》，每当读到“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功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时，我都想到捡金戒指的事。学大法严格又光明，我必须去面对。

我想把戒指还给失主，但失主已搬迁。经多方打听，知道了她父亲家。

正当要还时，怕她臭骂我，就想通过邮寄、写信的方式，由她父亲转交。我正要写信时，手中的笔总是握不住、要掉。这时我女儿说：“妈妈，把你的笔借给我用一下。”当时我悟

## 一枚金戒指

到必须亲自上门去道歉。

我找到她父亲家时，又不敢敲门，就把戒指从门缝塞进去，可是门缝很窄，怎么也塞不进，只好回家。

我反复读《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过了几天，我又下决心上门归还金戒指。我想：事不过三，我一定要做好。

终于敲开了门。她父亲很诧异地看着我，我说：肖主任，我将这枚金



戒指物归原主还给你的女儿，过去我思想不好，现在学法轮大法了，师父教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

这天正好他女儿也在，她拿着金戒指激动地说：“天啊！做梦都没想到，这枚金戒指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认为是厂长的女儿偷的，还和她打了一架，十三年过去了，这枚戒指终于失而复得。”我泪流满面，深深痛悔，不断地表示歉意，说我如果不学大法，不知还要造多大罪业。

他们问了我有关大法的事，我做了解答，他们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离开他家时，我感到全身很轻松，走路飘飘的，很舒服。事隔几年，在街上又看见肖主任，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文／幸运）◇

# 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李桂贤自述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叫李桂贤，今年六十四岁。一九九七年九月走进大法修炼。修炼前我患有颈椎骨质增生、脑血管痉挛、角膜炎等疾病，整天头疼，头疼严重时连拉带吐，象头要爆炸似的，脸色蜡黄的，象死过去一样。先天性颈椎病让我感到脖子支不住脑袋，一坐下头就要靠在东西上，成天离不开药，针灸、按摩、理疗、牵引都做过，也不好使。修炼大法一个月，这些疾病不治而愈。

正当我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中时，九九年七二零的邪恶迫害开始了。我三次被绑架迫害。

## 第一次被绑架：遭绑铁椅、劈腿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正在路上骑自行车，一辆警车在我身后跟着，喊叫我停下来。我想我又没违反交通规则，我停什么呀。后来他们把车横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问我不是叫某某，我说是呀。他们马上就变了样子，非常强硬的把我拉上车，并把我的自行车放在后备箱里，把我送到了安顺路派出所。我进屋后，坐在了床上。警察非常蛮横地说：“谁让你坐的，站起来！”我说：“我也没有犯什么法，我为什么不能坐呢？”警察说：“谁都能坐就你不能坐！”接着就给我戴上了手铐，又拿来了一把铁椅子，把我绑在椅子上。那个三十多岁的警察抡起胳膊照我头上就打了两下。当时我就被打晕了，脑袋里就象雷雨天打闪一样，一条光亮一闪，我晃了晃头，没觉的怎么疼，有点麻木。我质问警察：为什么打人，你们执法犯法，我要控告你们。警察说：“让你横！”他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又来了一个警察，两个人打我，逼我说出一同去北京证实法的同修的名字。我说打死也不说。这两个警察说给我上大挂。我也不明白上大挂是干什么。他俩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他们开始劈我的腿，劈成一字形，疼得我在地上直打滚。他们俩打累了，就把我带到其他学员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

有十五、六名学员，有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学员被迫害的最重。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姓王的邪恶科长，把她的衣服扒光，把手伸到她的阴道、子宫里去抓、挠，外表看不出有伤。我进去的时候，她们已经被关了七天了，这个女同修还不能走路，阴道和子宫都被抓挠坏了，都肿了。这些恶警多么的卑鄙、下流！

## 第二次被绑架：被关押三十七天

我上次被绑架一次后，成了邪党人员重点迫害的对像，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他们又闯到我家，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们就把我绑架走了。当天晚上关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

当时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非常多。关押我的房间不到二十平米，关押了四、五十人，其中有十几名刑事犯，晚上睡觉轮班睡，刑事犯却不用轮班，还把她们安排在比较宽敞的地方。第一班是九点至午夜一点半，第二班是一点半至凌晨五点半，不睡觉的人就在地上坐着，睡下的人还得侧身睡，一颠一倒，根本不能翻身。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一人一个，喝的是白水汤，没有一滴油，偶尔有一、两块土豆。大法弟子们都是你让给她吃，她让你吃。吃完后的碗底都是黑泥，土豆可能都没洗。大法弟子们都很坚定，不穿号服，不背监规，就背法。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我们在监舍里开的法会，连刑事犯都旁听，有的都感动的落泪了。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了三十七天。

## 第三次被绑架：遭上大挂、抹芥末油折磨

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晚上九点多钟，我家来了五、六名警察，把我绑架到齐齐哈尔市正阳派出所。这天有二、三十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这一次我在正阳派出所被迫害了八天八夜。之后被送到齐齐哈尔市富

拉尔基看守所和齐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零四十七天。最后绝食二十四天闯出看守所。

在正阳派出所期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直接迫害我的三个恶警，一个是所长叫田春力，另外两个不知道姓名，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他们给我上大挂，就是把我胳膊扭到背后，扣上手铐，在手铐上拴条绳子，然后把绳子拴在墙上的暖气管子上，恶警把一端的绳子一拉，人就悬起来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被倒背的两个胳膊上。恶警还拿胶皮棒往腿上打。旁边的一个五十多岁恶警说往骨头上打。我心里发着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第二天，那个指使恶警打我腿的警察说：“我怎么浑身都疼啊！”他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恶警把我当成是负责人，问我资料的情况，我不配合，他们就给我上大挂。把我吊起来，还往鼻子里、嘴里抹芥末油，我心想“不辣”，就真的不辣，只是流口水。恶警看我没打喷嚏，也没什么反应，就以为芥末油是假的，拿过去闻，结果呛的他们又擤鼻涕又瞪眼。他们再问我什么，我说：“打死也不知道，你们欺负老太太，算什么本事。”恶警说：“八十岁也照打。对刑事犯我们不敢，对你们法轮功我们可以随便打，打死算自杀。”在八天八夜里我被这样吊了十多次。放下来时，手、胳膊都不能动了。

我在齐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于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开始绝食抵制非法关押，绝食十多天后，恶警叫两个刑事犯架着我到医务室，要给我打针。她们把我按到一个板铺上，两个刑事犯骑在我身上，给我打针。我坚决不配合，把骑在我身上的刑事犯推下去，然后一翻身把针拔了下来。一个刑事犯按住另一个刑事犯使劲掐，后来才发现掐错了。这时我已经往回走了，针也没打成。绝食到二十四天，我闯出了魔窟。◇

## 爷爷的教诲与我家的谜团



爷爷是大户人家的后代，书香门第，祖上世代修佛，没听说哪代无人修佛的。爷爷结婚很早，可三十二岁时奶奶就不幸去世了。那时爷爷已有四儿两女。登门给爷爷说媒续娶的人不少，爷爷说，只一心修行，不再续娶了。爷爷的儿子都是有学识的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伯当了会计，二伯与爸爸、老叔都做了教师。

爷爷常说，有一天老天就要筛人了，好的留下，坏的筛掉下地狱。留下的人才后有后福。人不信神，“大劫过后方知有天”。有时爷爷说到这事就流泪。爷爷说，“等着吧，以后会有几十年的佛国，大佛来世上度人，你们能赶上得正法，我是不行了。”

一九七一年爷爷得了大病，躺在炕上好多天都起不来，家里人都哭。爷爷说：“我今年没事，明年九月份吧。”第二年九月爷爷离我们而去。

爷爷去世时我早已上学了。学校老师教的可跟爷爷说的不一样，老师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世上没有神，也没有佛。我上中学时，上级要提爸

爸当校长，爸爸说什么也不当。因爸爸从来不想当官与入共产党。

我很不理解，问爸爸：“人家都抢着入党、当官，你为什么不要？”爸爸说：“爷爷在时就告诉了，说不能入共产党，也不要当官，将来会有大祸。”我说：“你看哪个官不是在享福，退休后工资还比别人高。”爸爸说：“死了之后就麻烦了。”我们做儿女的都不理解。

如果爸爸不当校长就没人管那所学校了，所以上面就逼着他当了。但他就是不入党。

我的大伯，据说八字沾了修行的命，可共产党砸庙毁佛像，宣传无神论，他也没有修行。大娘早早地去世了，两女儿出了嫁，大伯独自一人很苦。晚年见到我们就流泪。我那时还小，不知为什么，姐姐说大伯是为自己一生没得佛法而哭。

二伯晚年也苦，说这茬人不得佛法的，就得下地狱让“罡风”抽死，他得上不了法了……，如此流泪几年离世而去。

爸爸练气功，一心想修行。到九六年终于得到法轮大法。修大法后，几十年的气管炎、哮喘、肺心病都不医而愈，爸爸说这法轮大法就是爷爷说的“正法”。于是介绍给老叔，老叔也修炼了大法。老叔激动地说：咱们总算得到了真法。

我们全家都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知道佛法对生命是何等重要，知道了生命的真谛，这才明白了大伯与二伯为何因未能得法而哭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所有单位大官小官都让表态，领着单位的人批法轮大法，抓大法学员，我才明白了为何爷爷说不能当官；见到贵州出现“中国共产党亡”的奇石，我才知道因为天要灭中共，所以爷爷不让我们的家人入共产党。

爷爷说的那些事一件件都应验了，而今就差“大劫过后方知有天”这句了。中共上台搞各种政治运动，害死民众八千多万，中共还狂妄地说要“战天斗地”。人是神的子民，现在的人被共产党灌输得都不信有神，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了道德约束，无恶不作，社会风气在一日千里地往下滑，人人互相残害，神能任其而为吗？天灭中共，神用各种奇灾异祸筛选谁能留下时，那不就是大劫吗，那剩下的是不是只有好人呢？我现在才明白了爷爷的话与我家的所有谜团，我只有加倍讲真相了。（文/大陆大法弟子）◇

## 无关政治

“政治”，在当今社会通常指处理人间的社会关系，即西方强调的人权、三权分立，维持社会的相对公平。

现在中国人讲的“政治”，是马列主义概念，宣说国家是镇压的工具，研究怎么镇压人、怎么去杀人、整人、控制人，那里面除了阴谋诡计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修炼所追求的，与政治截然不同。修炼强调的是如何了解宇宙真相、如何回归自己生命的高境界。

修炼与政治，一个是探求宇宙真理、怎样回归的道路；一个是人间用自己的私欲怎么去欺诈骗人。所以修炼和政治没法混为一谈。

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持之以恒地向民众讲述真相，告诉人“天灭中共”的天机，让人们从谎言中清醒、选择光明的未来，这恰恰是正法修炼者在苦难中坚持正信、心系他人、大善大忍的道德境界的体现。◇



## 人间处处有神迹

一个无神论的朋友问我说：“从眼前的这个茶碗中，你可以看到哪些神迹呀？”我回答他说：“茶碗是人造的，制造茶碗的原料是泥土，而泥土是神为人所造的，因为人不可能把金属、水等不是泥土的物质转造成泥土。因此不只是茶碗，在辽阔的大地上以及广阔的海洋中，处处可以看到神迹。”

对于修炼人来讲，世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高级生命对人类的赐物，从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中，都可以看出神迹，只是无神论者被观念所阻，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而已。（文/贯明）